



BAI

LAOHU

在他的笔下，
传统与现代，神性与人性，
宗教与世俗，出世与入世，
都得到生动而精准的表达。
毫无夸张地说，
在传统文化的文学书写方面，
德发是当今中国文坛的出类拔萃者。

赵德发◎著

白老虎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赵德发◎著

白老虎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老虎/赵德发著.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8. 1

(赵德发文集)

ISBN 978-7-5396-6250-3

I. ①白… II. ①赵… III. ①长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71716号

出 版 人: 朱寒冬

丛书策划: 朱寒冬

丛书统筹: 姜婧婧

责任编辑: 何 健 姚 衍

装帧设计: 张诚鑫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63533889

印 制: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0551)65859551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20 字数: 520千字

版次: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62.00元(精装)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序/张炜

山东文学的功勋人物

1990年初,我正染病住院。朋友探望时热情推荐,说山东大学作家班学员赵德发刚刚发表了短篇小说《通腿儿》。我找来作品,一边输液一边翻阅,竟一口气读完。我当时就想:这会是齐鲁文学的一员骁将。

这是一篇好作品。德发用简洁的文字勾画出一段复杂的历史,让沂蒙风情与人性、命运交融在一起,读来令人慨叹。此作很快在文坛引起反响,成为他的成名作与代表作。由此开始,他的中短篇小说接连问世,让人进一步看到了他不凡的才情。

德发的创作实力,是通过系列长篇小说“农民三部曲”(《继续与决绝》《君子梦》《青烟或白雾》)全面展现的。这三部作品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前两部还发表于重要的文学刊物,很快在阅读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德发几乎每完成一部作品都让我先看,令我阵阵惊喜。他毕十年之功,完成了对中国近百年农民生活、农村现实的广泛观照和深沉反思,气势恢宏,视野阔大,底蕴深厚,“农民三部曲”在当代长篇之林中显得十分突出。我从德发身上学到了很多,比如就写农村生活而言,他的根扎得更深,更了解农村、农民和土地,在表达上也更有内容。

对乡土小说的自觉突破,是德发创作的一大特点。谈到乡土

小说,大家就会想到农村题材的作品。其实乡土小说主要还不在于表达的内容,而在于表达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所熟悉的当代文学,从农村题材到城市生活的创作,也包括一二线城市的写作与表达,基本上还是乡土文学。这里面包含了观念、方式、对一个时期审美传统的继承。乡土文学是了不起的,但也有局限性。随着文学的世界化和现代化,乡土文学必将得到突破,而德发一直在做这样的努力。从“农民三部曲”即可看出,他在探求新的叙述形式,从结构到其他,保持与世界文学对话的能力。齐鲁大地是乡土文学的根据地,在这里出现一个勇于探索、自我挑战的作家,就显出了特别的意义。

山东是儒学发祥地,“文以载道”是一代又一代作家源于文化基因的自觉行为,更何况新儒学的当代流脉也产生了广泛影响。学者们一直在讲新儒学的现代性转化,这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话题。古老的儒学面对了很多新问题,要对接现代,要有更新和转化。但无论怎样它仍旧是入世的,是关怀重大事物的。从关心社会问题来讲,很少有谁比德发更为迫切、更为扎实地诉诸文字。他以新儒家的情怀,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做出自己的文学发力。这方面许多作家在减弱,而他在增强,这就是勇气。更让人赞叹的是,德发系统地学习研究传统文化,详细了解儒、释、道在当今的流风余韵,出人意料地完成了几部“文化小说”。在他的笔下,传统与现代、神性与人性、宗教与世俗、出世与入世,都得到生动而精准的表达。毫无夸张地说,在传统文化的文学书写方面,德发是当今中国文坛的出类拔萃者。

作为一个有思想、有追求的作家,德发一直在开拓新的文学疆

域。他从经验之内到经验之外,从“乡土”到“文化”,直至人类的终极关怀,踏出了一串深长的脚印。其长篇新作《人类世》更体现了他的努力。他以超乎常人的敏感,让一个历史地质学新概念引发创作激情。类似的表达实际上很容易形成一个人的文学障碍,如主题先行、大而无当和面面俱到、浮浅的思考,而这部新作既表达了严重的关切,具有世界性和前沿性,又避免了一些易犯的毛病,回避了诸多弊端。

德发的创作引人思考一个创作问题:由“宽门”到“窄门”。年龄稍大一点的作家,在创作上很愿意借鉴“史诗性”的作品,这固然好,但由于陈陈相因,或许已经属于“过去式”了。现在的杰作已不太可能出现 19 世纪前后那种大泼墨、恣意、多头并进的写法了。现代生存和阅读已经把文学的入口改变了,变成了一个“窄门”。这就好比一座建筑,很大的府邸,门却不一定留得很大。“窄门”有利于对府邸的保护,也更有魅力和吸引力,它不是大敞的,“城府”却很深,所谓的“侯门深似海”。大多数乡土文学作家的门开得比较宽,后来就一点点变窄了。从“窄门”进入很重要,这里包含着人物与情节设计,更有语言调度技能。德发的近作始终把主要人物关系放在聚光灯下,场景的移动跳跃也相当节制,线索少有并置和纠缠,力求单纯,这样其实更有叙述的挑战性。现代读者很忙,精神涣散,容易迷路走丢。门开得很宽,读者不是被吓住就是很快失望了,根本不想往里走。由“窄门”直入,这对于乡土作家是很难做到的。我们习惯上很容易讲气势,场面铺排得很大,其实这样做的时候,错误已经犯下了。“窄门”自语言开始,德发的语言比过去更结实也更自觉了。文学是语言艺术,真正意义上的好作品,随便找

出一个局部来看都是锦绣文章,但又不会因过分精致而丧失了空间感和立体感,而是仍旧能够保持一种浑然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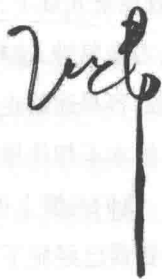
德发在 20 世纪 90 年代登上文坛,现在已经过了六十岁,写了三四十年,积累了包含小说、散文、纪实文学在内的大量作品,而且能够持续跑好自己的文学马拉松。这当然需要耐力、才华、生活积累和人的品格。品格会决定很多东西,决定意志力、追求真理的赤诚与炽热。对文学艺术竭尽全力的追求、不计得失的探索显然需要人格的力量。他的作品的积累夯实了齐鲁文学的基础。50 年代前后出生的作家承上启下,继承了老一辈,启示了新一代。他一步一步往前走,往高处迈,留下了丰硕的创作果实。如果山东文学队伍中抽掉了德发,就变得大为不同了,底气会差许多。他给许多作家提供了文学营养,提供了经验。

安徽文艺出版社寒冬社长决定出版“赵德发文集”,从而让读者看到一位优秀作家的创作全貌,展示了一条长长的文学河流。这套文集当视为德发的阶段性总结。我相信德发会走得更远,写得更多。

祝贺德发,一起向前。

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



目录

总序 山东文学的功勋人物 / 张炜 / 1

震惊 / 1

魔戒之旅 / 197

白老虎 / 395

震

惊

那是一个出奇显怪的夜晚。

那天是七月初一，一个漆黑漆黑的无月之夜。没有月亮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严严实实将村子包裹起来的闷热，是趁着闷热疯狂作案的蚊子、跳蚤。这样的夜怎么熬呢？我只好像前些个夜晚一样，去村外麦场上攀夜。

“攀夜”，是我们那个地方的人在夏天常说的一个词儿。意思是那夜就像崎岖难行的山路，要一点一点地攀、一段一段地攀，不知要出多少汗、丢多少血、脱多少皮、失多少眠，才能爬到一段有日光照耀的白天。

我们村男人们攀夜一般都到麦场上。铺下满是汗馊味的蓑衣，脱掉又臊又臭的裤衩子，然后或坐或躺。我们那时都没有裤头可穿，将大裤衩子除去，每个人的身体都呈现出三段式：上截黑，下截黑，中间却有一段白——那是裤衩子抵挡了盛夏阳光所取得的成果。而这段白也不纯粹，一些爱捣蛋的人会相互打量着说：“怪好的一条白裤衩子，当中怎么补了块黑补丁！”如果是无月之夜，麦场里是看不到人的，人们模模糊糊只见到这种有缺陷的白裤衩子或静或动。当然，也有一些白裤衩子不带补丁，那是一些没有长大的儿猫蛋子。

攀夜是十分艰苦的。如果有风还好一些，蚊子被刮得飞不起来，人们躺在蓑衣上，任山风吹得浑身毛动，不知不觉就进入了梦乡。一气睡到天色微明，才将裤衩子穿上，将蓑衣夹在腋下，蹀躞蹀躞回到家中。如果是无风或微风之夜，那人们就遭老罪了，两只手噼噼啪啪地忙个不停，也抵挡不住蚊子的四面进攻。聪明一些的人用棉单从头到尾将自己盖起，而蚊子隔着布照叮照咬，让人白

白捂出一身臭汗。这么打打骂骂，终于折腾得困乏了，实在需要睡过去了，索性学如来佛以身饲虎，对蚊子大发慈悲，让它们吃饱喝足，快快飞回草从安歇。

即使这样，男人们也不愿在自己的家里睡。我们池家庄子的房屋沿袭古制，怕让人偷看去私密，没有一家敢开后窗，所以在酷暑中就不折不扣地变成了蒸笼。这蒸笼是留给女人的。她们虽然在晚饭后可以到家门口凉快一会儿，可以将领口松开一个或两个扣子，年老的人甚至还可以裸着上身躺在蓑衣上，但一到夜深她们必须回到屋里去睡。她们关了院门，闭了门窗，即使将那麦秸扇或芭蕉扇摇出蜂翅一般的频率，身上的汗还是哗哗地流，毛孔还是啪啪地炸，痱子还是大片大片地成熟。好容易攀到黎明时分，屋里的热量减轻一些了，可以迷糊一会儿了，可是男人们却从麦场上回来了。这些三条腿的货，不是在院里忙忙乱乱鼓捣出动静，就是扑到床上再把她们榨出一身汗水，反正让她们无法安睡。所以说，攀上几十个夏夜，除了气血旺盛的姑娘，池家庄子的女人一个个都是面黄肌瘦、蔫儿吧唧。

再接着说那个出奇显怪的夜晚。

那天晚上我到了麦场上，那儿已经横七竖八躺满了老老少少的男人。我没有到他们中间去，而是远离大伙，躺到了麦场的一角。放在五年以前，我是绝对不敢这么做的，因为我怕山上的狼下来，悄悄地游荡到这里咬断我的喉咙或我的男根。虽然这两年山上的树少了，但狼还是有的，还能在半夜里偶然听见它们从山里发出的嗥叫。但我现在完全战胜了这种畏惧。靠什么呢？靠的是爱情的力量。

我想独处一隅，安安静静地思念一个人。

那人叫池明霞，和我同岁，都是二十一，我们正在偷偷恋爱。

记得上中学的时候,有的同学搞对象,整天神魂颠倒、神经兮兮,我在旁边看了还暗暗发笑。没想到轮到自己搞了,这事儿还真是把人折腾得不轻。也不知怎么搞的,反正是走着坐着,睡着醒着,忙着闲着,饱着饿着,眼前都晃动着她的影子。她露着小白牙向你一笑。她眨着小毛毛眼向你一瞥。她那小辫儿一甩。她那小腰儿一扭……多姿娇态、纤形丽影,无时无刻不向你重现着、生动着。有时候甚至不用这些影像出现,只要在心里唤一声“池明霞”,那根心弦就会忽悠一下,仿佛要突然断开,让心飘飘悠悠坠入一口深不见底的蜜池。

夜晚的思念更是难以形容。我只要眼前晃起池明霞的影子,回想起和池明霞之间为数不多的密切接触,我的身体就不可救药了。热灼、亢奋、昂扬,久久久久。经常是众人拍击蚊子的声音渐渐寂寥了,或粗或细的鼾声此起彼伏了,麦场边树叶上的露水吧嗒吧嗒往下滴了,我还在那里暗暗燃烧着自己。我知道这样不好,我知道我老是这样不睡,明天就没有足够的体力与精力去生产队里干活儿。在这种时候,我只好去做一件羞于告人的事情,让那股对池明霞的思念喷涌而出。否则,我是难以入睡的。那天晚上我便做了。

本来想,酣畅淋漓的痛快之后肯定是酣畅淋漓的睡眠。然而没有想到的是,尽管那条孽根已经疲软,但我的大脑、我的神经却依然兴奋着,让我耿耿难眠,过了一两个钟头还是没有睡着。这时我已经完全没有了情欲,而没有了情欲的失眠在我是十分罕见的。近几年我记得只有两次:一次是得知大队书记池长耐已经许诺让我去上大学,一次是知道了我姐和池长耐之间的丑事。那两个夜晚,我几乎都是通宵未眠。这两个夜晚也说明,我如果严重失眠,都是有明确原因的。

而这天夜间的失眠就找不出原因。我白天在生产队里翻地瓜秧,没有出任何差错;别人也没向我讲任何能让我感兴趣的新闻,大家说的都是些无聊透顶的屁话;我一天三顿吃的都是地瓜干煎饼,并没有让我记忆深刻的食品;这一天我姐姐也规规矩矩地去大队果园干活,也没惹出什么麻烦。这就是说,我这一天十分平常,十分正常。

可我的大脑神经怎么就不正常了呢?我努力让自己什么都不想,连我最喜欢想的池明霞也不去想,可大脑却自行其是、自作主张,让各种各样的记忆沉渣泛起,纷纷扬扬。什么事都记起来了,什么人都想起来了,我有生以来的好事坏事、脏事臭事全都历历在目。人一失眠尿就多,而膀胱里只要有了一点点储存,那就让人与睡意有了江湖之隔远,于是我就不得不一次次爬起身来,去场边做灌溉青草的义务劳动。放空积存回来,本想应该能够安睡了,可是还不行,那脑子就像一盘上等的凉粉儿,娇嫩而敏感,稍有一点动静就颤晃不止,抖搂出更多更臭的记忆来。

三星在走,北斗在转。

夜差不多已经攀到了尽头,因为村里的鸡已经叫过两遍。我在蓑衣上一边拍打着蚊子,一边翻来覆去。我想,这是怎么啦?这是怎么啦?我再不睡天就亮了,我明天就会头疼死啦!我用数数儿的方法催眠,可是数到成千上万也不中用。我用背毛主席语录的方式来劳累自己,可是一气背下几十段也累不倒我的神经。后来我想,你数星星吧,看你能有多大的本事!于是就数。我以银河为界,将天穹分成两边,先从有牛郎星的一边数了起来。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那星星的排列过于随意,没有规则,我数得清小小一片,再扩而展之就无能为力了。再数,就产生了厌倦情绪,口一张就打了个大大的呵欠。我想,好了,我要睡了。

果然，我的目光再投射到英仙座那儿时，那个由许多颗星星组成的手执武器英姿勃勃的王子形象在我眼里已是黯然失色。我强打起精神看了几看，数了几数，在那里盘桓了几圈，眼皮便再也睁不开了。

我估计自己睡了很短的时间，又突然醒了过来。醒的过程之快之猛，就像有人喊我一样。然而事实上并没有人喊我，麦场上其他所有的人都还躺在那里酣睡。我正纳闷，这纳闷所用的时间也仅仅是十来秒钟的样子，我只听见一阵阵咕隆咕隆的声音由远而近，由弱到强。我想，夜静更深，大家都睡得好好的，是谁在拉碌碡玩呢？这个念头刚刚闪现，突然身下就抖晃起来，就像麦场成了一个筛子，我和在这里攀夜的人全成了草料。被猛烈筛过两三个来回，地不再动了，拉碌碡的声音也很快远去，我便意识到出了什么事情。我爬起身大声叫道：“地震！来地震啦！”

这时，在麦场上露宿的人全都爬了起来，大家叽叽喳喳，一边揉弄着惺忪的睡眼一边交流起各自的感觉。大家在言谈中有兴奋，有新奇，但没有多少恐惧。因为，在我们这块地方，地震并不是新鲜事儿，过几年便会发生一次。我记得我十岁那年，我们一家正在吃午饭，放在房梁上的一袋花生突然掉了下来，将桌上的瓦盆砸成了十八瓣，黏糊糊的方瓜汤淌了一地。十三岁那年，我在学校里下了课与人下“五虎棋”，正蹲在那里考虑下一步怎么走，突然一个跟头就栽到了棋盘上。与此同时，对方也是歪倒在地。我们以为是搞恶作剧推倒了我们，可是看看四周，竟然一个人也没有，这才明白是大地与我们开了一次玩笑。最近的一次是在前年，那次我高中刚刚毕业，大队让我在街上用石灰水写“批林批孔”标语。不是吹牛，我写字历来漂亮，用大扁刷写的黑体字在全村找不出第二个来，可是那一次却出了严重问题。我当时在写“紧跟领袖毛主

席，批倒批臭孔老二”，刚写到“毛”字，一撇两横，再用毛刷蘸足石灰水写那个竖弯钩时，突然脚下一晃，人就扑到墙上，让“毛”字出了头。我和围观的人都明白是地震作怪，但书记的儿子池学苏待站稳脚跟之后，还是立刻指出我写了反动标语，要马上去公社报案。幸亏他爹池长耐过来，说我不是故意的，我便去弄来清水，将“毛”字出头的部分洗掉，将事了了。

总之，这些年来我们这儿虽然来过多次地震，但没有一次是破坏性的，墙没倒，屋没塌，更没有人员伤亡。所以，大家都不把地震当回事儿，震过之后该干啥干啥。

这次也是这样。多数人议论了一会儿之后继续躺下睡觉，只有少数有家口的男人回家安抚老婆孩子去了。我躺在那儿想：我找到我失眠的原因了，那就是要来地震。但奇怪的是，要来地震我为什么会失眠呢？以前我可没有这样的经历呀！对了，以前来地震的时候都是白天，这次却是在夜里。

夜里要来地震，我会失眠。我不知这是为什么。

怪，实在是怪。

二

白天，我把攀夜时遇到的怪事抛在脑后，继续着另一种攀登。

我攀登的目标是爱情。

伏天里的农活并不紧张，也就是锄地、翻地瓜秧之类。加上家家户户进入缺粮阶段，每个人肚里装的食物都是假冒伪劣，热能产生得极少，所以各个生产队上工普遍懒散起来。尤其是下午，不到四点不出工的。漫长的中午，便成了众人弥补夜间所欠睡眠的良好时机。没有蚊子骚扰，你就找个合适的地方睡吧！男人们在院里的树荫下，女人们在屋里的地上，你睡我睡人人睡，连鸡鸭猪狗

都受了传染，池家庄子除了树上的蝉鸣是一片静寂。

可我没睡。我在从事一项甜蜜的事业：给池明霞画像。我手头有池明霞送给我的一张两寸照片，我要将它放大三十二倍，像一张十六开纸那样大小，并且涂成彩色，然后突然送给她，给她一个大大的惊喜。

其实我在学校里美术课学得并不好，尤其是临摹的功夫极差。好在我有一张专门用于放大图像的“九宫格”透明塑料片，那是花八分钱在商店里买的。我把它蒙在照片上，用夹子夹住，然后再在画纸上用铅笔打出方格，这样一个格一个格地慢慢描摹，池明霞的形象就可以不失真了。

我已经干了七个中午，池明霞的黑白影像已经完整地在画纸上显现了出来。我用橡皮擦去格线，再从整体着眼做一番修正，池明霞便对我永恒地微笑了。

漂亮。靓丽。娇美。娴静。明眸皓齿。眉清目秀。沉鱼落雁。闭月羞花……

我把我脑子里储存的好词儿都抠出来了，把它们抠净了，也还是不足以形容我对池明霞的感觉。

我把脸整个地贴到了纸上。因为池明霞的头像已经和真人一般大小，所以我的眼对着她的眼，嘴对着她的嘴，鼻子对着她的鼻子，耳朵对着她的耳朵。

我又亢奋了起来。然而最亢奋的部位却没有对应之处，让我明白了“画饼充饥”的确切含义。

然而，画这个饼，就是为了得到真正的饼。我把它画好了，池明霞能不深受感动，让我痛痛快快地吃上一口？

画吧画吧，赶快画吧！

这时候我真是体会到了爱情这玩意儿的伟大之处。你看我，